

东方艺术 书系

第三辑

东方艺术家

人生因艺术而丰富 艺术因人生而发亮



岳敏君 杨少斌 闫 平 崔国泰

王静/主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东方艺术家

【第三辑】

人生因艺术而丰富 艺术因人生而发亮



岳敏君 杨少斌 闫 平 崔国泰

王静/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方艺术家. 第3辑, 岳敏君、杨少斌、闫平、崔国泰 / 王静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25-863-1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6490号

东方艺术家3 岳敏君、杨少斌、闫平、崔国泰

王静主编

责任编辑：李曼 姚冬霞

责任印制：杨宏宇

封面设计：杨美妮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0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863-1

定 价：39.8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聚焦与时代潮流竞逐的艺术品格

“东方艺术书系”并不热衷给无数读者铺陈那些傲人的成交记录，虽然在当代世界艺术的舞台上，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创造出了足以令全世界财富界惊叹的商业数据，但那些并不是艺术的重点，并不是艺术得以深入人心、得以影响我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艺术的力量是什么？

这里涉及的每一位视觉艺术领域的杰出艺术家、艺术新秀、资深学者……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股同样的力量——对艺术的执著、坚守和热爱，虽然现实世界中已越来越容纳不下理想主义的存在，也恰恰因为如此，那些富有创造力的精英艺术家的脑力风暴才弥足珍贵。选择艺术作为职业，常常意味着要选择清苦与孤寂为伴，然而他们仍旧坚守，正是艺术的无边魔力使然，艺术的创造时常能在漫不经心处，给我们提点出一种巧妙的人生智慧，跳出惯性思维之外，发现看待世界的一种全新角度，把平淡的生活变得熠熠生辉。从事艺术工作是幸福的，因为思维的自由能够产生更细腻的生存经验，值得细细品味。

当然，当代艺术仍然面临被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中，美术教育一直被忽视，当代美术的脉络并不具备良好的延续性。然而，当我们看到诸如北京798、草场地等艺术区，迎来越来越多的大众观众的参观和互动，至少让无数从事当代艺术相关工作的人们看到了纯艺术正在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得到来自生活的真诚回应。

系统的美术知识是确立标准、建立分析力的基础，在此前提下，将视觉艺术的精神价值并置于社会文化的主线中，才是艺术创造生命力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标准统摄下，形成了“东方艺术书系”的“聚焦与时代潮流竞逐的艺术品格”的宗旨。

美术永远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小圈子，必须与社会和文化的现实相关照。《东方艺术家》《艺术家·对话录》《青春纪》《一幅画的诞生》《跨界》等是“东方艺术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从大文化的角度着眼，虽不敢狂言篇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成果，却的确篇篇凝结文化精英们的真知灼见。

艺术丰富了城市多元化的色彩，也丰富了我们每个人观看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的个人记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

序

1979年9月末，中国美术馆外小公园的栅栏上挂满了画和雕塑，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和看热闹的人聚拢在一起。这是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肇始的“星星画会”的第一次展出。与一墙之隔的美术馆内的作品相比，这个展览的作品格调迥异，没有了步调一致的革命情绪，更多的是个人化的情感表露。“星星画会”就像一颗流星，仅闪烁了一下便消失在历史中，而对中国当代艺术而言，那仅仅是个开始。

从那时起，中国的艺术家开始了对艺术形式和既往传统的自发的觉醒，并且随着国家开放的节奏，大量的海外艺术信息进入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艺术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活跃和语言变革的时代。艺术界随即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当代艺术拥趸，艺术家是一个需要不断自我发现的角色，我们习惯于将艺术家视为一种职业，在与众多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艺术对于他们，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方力钧、刘炜、宋永红、岳敏君等为代表的圆明园画家，以启蒙、理性的人文关怀为基本创作理念，借助绘画语言的大胆革新，呈现出自由、独立、富于想象、精于反思、个性化突出的精神面貌和灵魂狂欢。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岳敏君以近似商业广告的简单画法和通俗色彩，反复描绘摆弄出各种怪异可笑的动作和嬉皮笑脸表情的人物，把画面语言平面化、简单化、凝练化处理，将波普、招贴艺术的符号性和艳俗情调发挥到极致。他意欲通过略带自嘲性的幽默，传达当代中国人一种肤浅、空虚、无聊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

杨少斌是“政治波普”画家中充满矛盾的一个。曾经，其暗红色的暴力美学系列作品，辛辣而刺激的构思，其得以摆脱“玩世现实主义”和泼皮风格的影子，从“政治波普”的第二梯队中抽离。然而，从“纵深800米”到“X-后视盲区”由架上绘画到影像、装置、雕塑、图片等全方位的当代艺术的媒介形态，又是他完成回归现实主义的华丽转身。

身为女性画家，闫平天性中具有直觉的细腻和敏感，对色彩偏爱，关注生命状态和自身情感。创作上她关注的是画面本身，而非画面背后的“主义”。她的作品充满“女性”情愫：女人的温情、心事，女人的蜕变、升华，女人对世界的看法。温情之外，她还倔强地坚守自己——始终以内心体验为向度，在绚丽的色彩中谱写生活的变奏。

一种精致的颓废蕴含在崔国泰的画作中，黑与白的色彩仿佛更具有精神性，要知道，那曾经是人和冥界沟通的颜色。陈丹青如此评价：“时代的记忆总会求告艺术，予以挽留。德国人基佛由记忆而重现了往昔的文化废墟，崔国泰则脚踏堆积如山的真废墟，为国家的明天，提前在画布上确认了关于今天的记忆。”

王静
2009年11月



目 录

CONTENTS

岳敏君

- 001 身体的逃离与意识的寻找——岳敏君·杨卫对话录
- 022 散点岳敏君——岳敏君艺术进程述评
- 042 岳敏君：千万级“修炼”记

杨少斌

- 057 杨少斌：逆势而上，从容转身
- 066 杨少斌：“后视”并非“盲区”
- 073 杨少斌笔记本中的关键词——“长征计划”工作组
对“X-后视盲区”的一种文本解读

闫 平

- 097 闫平：像艺术家一样生活
- 103 闫平：温婉的坚强，简化的张力
- 108 吞吐生命

崔国泰

- 121 崔国泰：缅怀被忽略与被毁灭的
- 124 崔国泰：严肃而高雅的怀旧
- 130 崔国泰：锈永未眠

杨卫(以下简称杨)：我们还是以圆明园作为一个延伸的点来谈吧，因为你的作品风格是从圆明园确立的，我想了解的是你在圆明园之前的一些经历。

岳敏君(以下简称岳)：我是1989年毕业的，毕业后就分到华北石油教育学院了，那是石油部下属的一个机构，为全国石油系统的中、小学培养教师。我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全国系统招生。

杨：只针对石油系统？

岳：是的，还必须是在职的老师才能上那个学校。

杨：是进修？

岳：不是进修，比如中专生，如果去那个学校学完以后就可以变成大专生，大专生学完以后就变成本科生，是这么一个学校。我在那大概工作了一年吧。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辞职，属于泡病假，泡了大概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为了泡病假还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打吊针什么的。当然身体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也打了很多吊针(笑)。那时泡病假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好像是还有200块钱的工资。

杨：但实际上这个阶段你是在北京画画？

岳：对，对。最开始我同我一个叫高岩的同学在红庙租了一间楼房画画。待了几个月以后，到了春节，好像是1991年的春节，我去看刘炜，大刘炜，河北师大的老师，他

父母在圆明园那边治病，去看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画家在他那里，我觉得那个创作环境和气氛不错，所以我就决定搬去圆明园了。春节刚过我就跑到圆明园，在圆明园，最早我是和杨少斌一个工作室，我们俩租了一个房子，大概是100多块钱。

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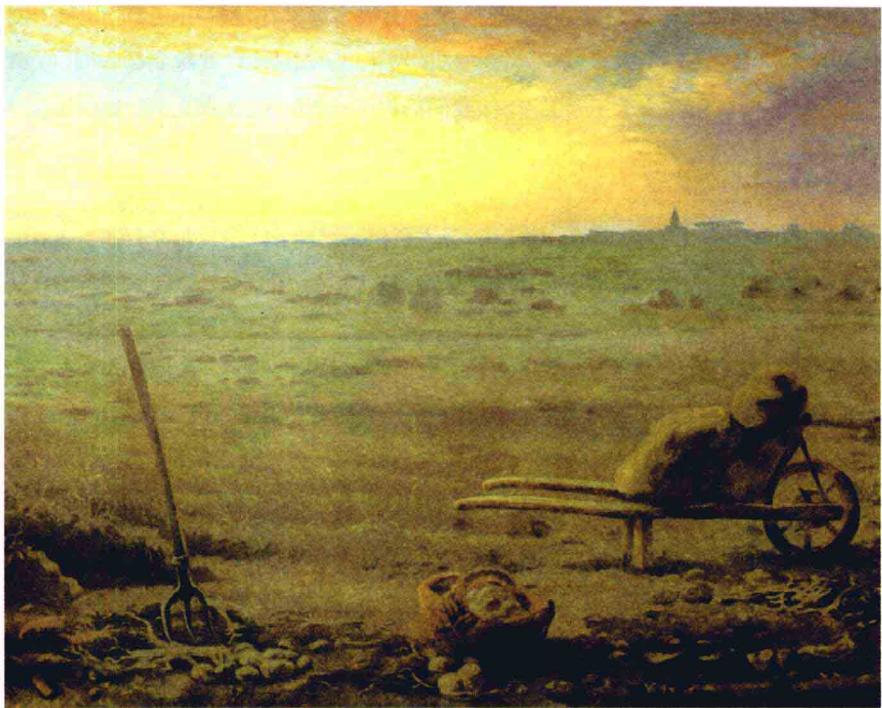
岳：是100多还是100，我忘了，100上下，一人负担一半嘛，好在我每个月还有200块钱的生活费，靠那个维持了一两年的时间，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杨：你就在那个阶段确立了你后来的艺术方向。我还想再追问一个问题，你是在20世纪80年代读的大学，20世纪是中国的一个启蒙时代，我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你的经历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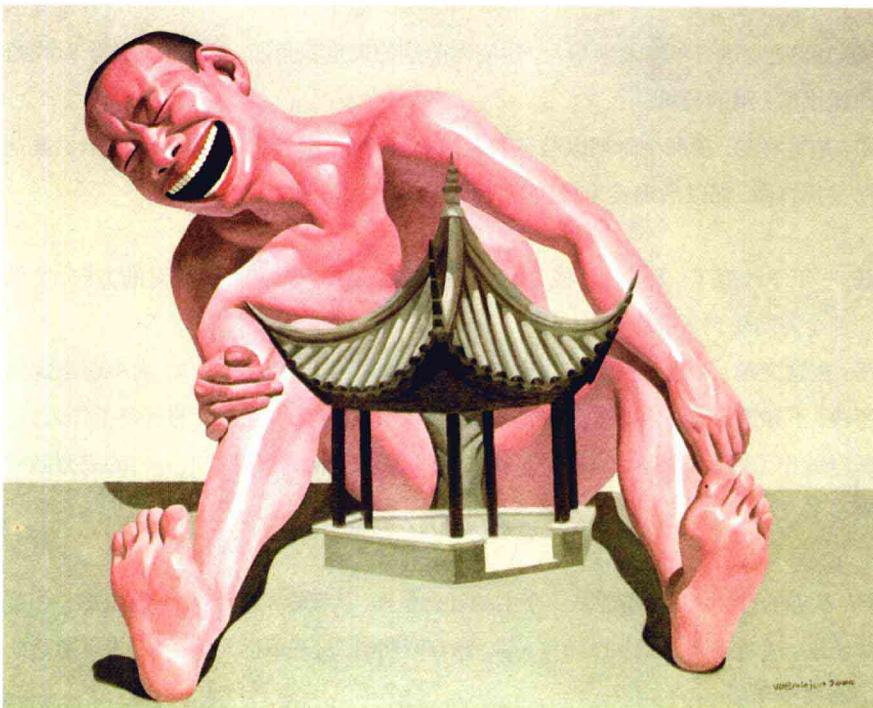
岳：20世纪80年代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下子面临着好多对世界的看法，西方的文化，如文学、科学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对中国触动挺大的就是关于邓小平去日本的报道，电视上播放了当时日本的整个环境，东京的城市啊，工业的发展啊，我觉得给当时的中国人很大触动。20世纪70年代，我上大学之前，我的老师就去过日本，他回来就感叹，说那个国家建设得怎样怎样，在大街上随便坐下都挺干净的，环境特别好，我听了这些有一种要哭的感觉，总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中国的情况太落后，像我们这些学子，年轻人，对外来信息特别感兴趣，加上那个时候是启蒙时期，又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和艺术方面的东西过来，所以意识很早就被打开了。我当时还接触过像星星画会那样的展览。

杨：那是很早了？

岳：是的，我记得当时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我那时候就知道画风景了，也去圆明园画风景。我记得有个星星画会的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老在那画挺大的风景画，他画蓝天的时候非得画成红的，把树干画成绿的或者是黄的，反正那颜色全都是拧着的。我记得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要这样画，是用自己的心来体



会那种东西。当时我对那种东西还不是很理解，但当看到另外的一些作品介绍，比如野兽派的作品，他们表现那种色彩的时候特别留意，我就开始关注那种东西了。那些都是打开思路和刺激形象的东西。还有一次我记得是一个表现主义的展览，我忘了是哪一次，反正是上学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德国表现主义展览，当时是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其实那个展览不错，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的重要艺术家，早期的，不是现在流行的那些，基本全来了。我看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明白，正好碰到一个喜欢艺术的，好像是南方人，他可能对每幅作品感觉都比较深刻，所以他老想逮住一个人去讲，正好我又不懂，他就每一张画都给我介绍，为什么这张画这么画、用什么颜色、怎么构图，给我讲得特别细。所以我一开始画画的时候就对抽象的东西，还有表现的东西接触得比较多。上大学前，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接触了不少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东西，上学以后就有点和别的同学不一样



了，我可能看到的比他们多一点，再加上喜欢乱读书，所以看问题喜欢选择自己的方向，比较随心吧，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杨：你在工作的时候就关注这些，看这些，实际上这在那个年代是属于不安于本职工作的这么一类人。

岳：是，是。

杨：有自己的想法，去了解这些新生事物。在油田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个铺垫作用，至少是个经验的积累过程吧？

岳：对，也许你性格的形成或者你感觉到的一些东西，那种特别的环境缔造出的东西，会在你后来的表现中呈现出来。

杨：1989年，这一年你大学毕业，这使你前期的人生积累告一段落，而整个时代给你提供了上路的契机。

岳：是这样的，在那个时期以前可能有很多东西明白不了，或不能够确定自己要这样或那样做，那以后确实为我往哪方面使劲提供了一些动力。

杨：一下子改变了一种意识，或是打碎了一些过去我们大家都认为对的方向，突然间那个方向受到了重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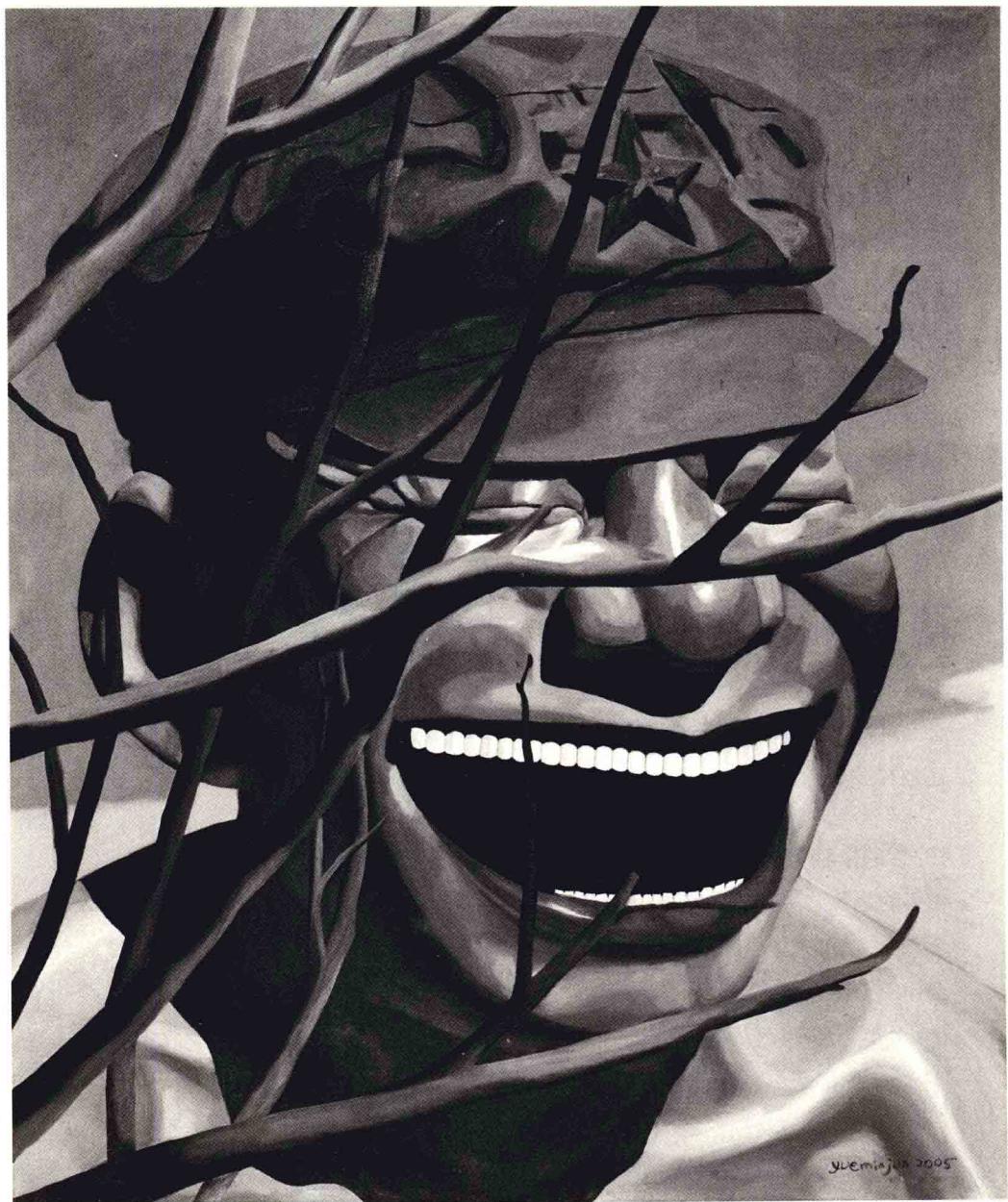
岳：在这之前，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还有40年代出生的那群人，大多还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到了90年代以后，很多人开始决定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就出了很多的商人，有很多人就决定做这个了。我觉得这之后务实的成分就特别多了。

杨：从你的行为来说，是想从一个主流社会里面，从既定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中疏离出来，逃避出来。从你的行为来讲，你到圆明园，离开单位，泡病假，其实都是想逃离那个环境。

岳：对。

杨：你是在寻找一个更切合自身的生存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意识的变化使你确立了后来的艺术方向。

岳：我觉得这和历史的大背景有关，像汤因比写的那本《历史研究》中提到的，在政治发生变化时，人可能有两种选择，文化会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离群索居当和尚，洁身自好，不参与社会问题，以此保住自己内心的平衡。在艺术的表现上，就是不和社会发生关系，我觉得20世纪30年代的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像弘一法师，他后来就出家了，他以那种方式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还有一种就是看破红尘的样子，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内心里觉得没有什么严肃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对文化，对什么都呈现出不认真的态度，也就是对过去文



帽子系列No.4·他在丛中笑 布面油画 100cm×80cm 2005年

· 东方艺术家 ·

007